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敏求軒述記

陳世箴輯

卷一 卷二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述 敏
記 來
軒

震伯



道 炎 戊 申
益 夏 關 雕

陳君筱林嗜學好古士也
家有書數萬卷朱墨編其
上經史而外稗官小說莫
不涉獵類記而條分之尤
畱心於近世忠臣孝子遺
文軼事未經流布者必手

錄其彙搜羅既久得若干
卷讀其文皆微顯闡幽有
關人心風化之作是君之
用心所見者大非徒誇記
載博談資已也君前此有
春秋世族之刻藝林重之

自今以往採世之罕傳者
集爲叢書嘉惠來學卽可
以繼毛斧辰津逮秘書之
盛業矣戊申春初讀副本
畢爰書此以歸之愚弟鄭
杰并書



列傳為史家之一體紀其人之生平
始末因相近似而類列又類聚而為
儒林循吏踵而增之為隱逸忠義一
行獨行列女而史之外又有別為列
女高士先賢耆舊諸傳因之各家專
集有私傳家傳小傳記事事狀是亦

史家之流派也至於采諸家文辭匯
為一編其書以文章為主其體例出
於文選文苑總集之流而有專取其
傳記紀事之文編以成書則其書以
事實為斷而其義例實近乎史綴緝
者或狃於雜說家之餘習僅取新奇

神異駭耳目而蕩心志與史家垂世
立教之意無與焉雖殫蒐輯之力費
流覽之勤徒以遣心思廢時日焉爾
丹徒陳君筱林徧覽近二百年諸家
專集於其紀事諸作有觸乎鄉往之
思裒輯衆篇次為卷帙並以所自著

者附之於後名敏求軒述記其中特
立獨行自忠孝節烈以及義俠之儔
繪其面目抒其心志令讀者瞻仰企
慕而恭敬生感激發憤而涕泗橫足
以立規矩垂教戒黽勉效法信善而
誣惡與正史相為輔翼其在諸家集

中雖皆得縱覽而擲聚類觀隨時獲
益未有若茲編之備者也其篇幅甚
備而卷帙不繁自士大夫而下凡辨
析文義者皆得以暇日覽誦仰止服
膺其有裨於名教也當與名臣言行
錄名臣碑傳集列女傳廉吏傳人物

考諸書並傳矣且使作史者欲補儒
林循吏忠節獨行列女諸傳所未備
或諸家專集中不盡傳將必於是編
資采錄焉是尤不可不亟使之傳於
世者也同年張鏡湖工部殷然以其
書見示因為推其意而序之

道光三十年太歲在上章奄茂律中
夷則翰林院編修 武英殿纂修
國史館協修武陵胡焯序



每求車過言

四

四

曩時庵子堅兩叔父與當時士大夫交每觴咏之餘喜談忠孝節
廬貞烈豪俠之事往往至夜分
不倦予心切識之戊戌夏自都
門歸里岑寂無聊因追憶見

聞名著時人志累一書終得死
十則旋以患瘧而止辛丑歲
陳君節夫延予館其家今八歷
寒暑而吾弟陳生筱林性恬
淡習舉子業並喜讀國朝諸

名家文集凡遇有瓌德琦行絕技
異能之作輒手錄一通歲久居
然成帙名曰述記偶覽斯編適
合予畸人志略之旨予嘉其用
心之勤足以表章於所使人欣

然鼓舞於為善也。爰加楸竹。亟
勸梓以公同好。而予抱志。累未竟
之憾。亦藉以稍慰之也。夫

道光戊申夏六月。為功楊文鼎跋。



余性嗜積書質魯苦不能記憶暇讀
國初諸名家集遇凡忠孝節義之文及書
奇技異能之事手披目覽輒神往於其人
兩易寒暑擇錄盈數寸同人索觀者無虛
日力倦付梓余懼寫本之或失也詳加校
輯於前輩彙初新志各書所已採者割不
復載釐為十六卷名曰述記自維謏陋何

足正於方聞夫亦傾慕私衷不忘徃摺云
爾時

道光戊申首夏丹徒筱林陳世箴書



古人著一書必有著是書之意而後其書
可傳非獨傳其書傳其所紀之人與其事
也。國朝著述自汪鈍翁方望溪稱古文
作手迄乾嘉以來前人多有專集然所書
忠孝節義之事散見於各人集中非得搜
輯之家彙為一集則微顯闡幽之意無以
望厥宗旨此敏求軒述記所由刻也夫忠

孝之事其大節載於國史與其人之後
嗣克昌者詳諸家乘至於委巷蓬戶儘有
其事可傳而湮沒不彰者是可哀矣幸遇
文人樂為記叙又其文有隱顯激射之法
抑揚屈信之情而事之有關人心風俗者
得以悉其原委揆諸其人之遭遇舉當日
之輕重難易甘苦不能自喻之情繪之於

光天化日之中使讀其文者悲其志也茲
集所輯由是志已余與筱林交素識其品
概端方英資磊落今以郎官謁選無論他
日文章政事見諸世者何如即此著書之
意足以揚潛德而發幽光有德者必有言
筱林其幾於是乎爰述其意而序之
戊申立夏後二日愚弟張景新拜撰

蘇才車过詩

蘇才車过詩

蘇才車过詩

述記採引書目

異香集

強恕齋文鈔

大雲山房文藁

雙佩齋文集

更生齋文集

陶園文集

亦有生齋文集

平津館文集

宋介三文鈔

藕頤類藁

松翠小菟裘文集

醉白堂文集

鹿州全集

道古堂集

券內居詩鈔

授堂文鈔

鮑琦亭集

溧陽逸事詩

張石泉集

歸愚文鈔

見聞錄

犢山類稿

隴蜀餘聞

隱怪叢記

蚤芝集

五松園文彙

已畦集

揚州畫舫錄

遠志堂集

寒松堂全集

吞月子集

堯峰文鈔

翁山文外

在陸草堂文集

江山菴遺集

曠園雜誌

柳南隨筆

荒鹿偶談

東征集

力本文集

柳崖外編

磨堂集

補瓢存稟

楚庭稗珠錄

本書

李氏三忠事蹟考証

青芝館文集

秦雲擷英小譜

綠野齋文集

澹雅山房集

圭美堂集

經韻樓集

敦長評述記

引書目

若菴集

初月樓文續鈔

飲淥軒隨筆

式馨堂文集

紅葉山房集

白田草堂存藁

湖靈館雜鈔

樊榭山房集

知足齋文集

夜譚隨錄

香樹齋文集

潛研堂文集

望溪集

潘少白集

隻麈談

野語

楚蒙山房文集

崇百藥齋文集

歸田瑣記

養病爛語

是程堂二集

學古集

畸人志畧

曾保文彙

異僧傳

敏求軒隨筆

敏求軒述記目錄

卷一

副使蘭公傳

異香集

八寶

王巖

巖

築夫

元成夏公傳

同上

王巖

巖

李襄水傳

強恕齋文鈔

秀水

張庚

庚

浦山

劉崑傳

同上

張庚

庚

紀言

大雲山房文彙

陽湖

惲敬

敬

子居

顛道士小傳

雙佩齋文集

婺源

王友亮

封亭

書劉文正遺事

更生齋文集

陽湖

洪亮吉

稚存

書文成公阿桂遺事 同上

洪亮吉

藥師院苦行僧傳 陶園文集

湘潭 張九鉞 度西

書李芬 亦有生齋文集

武進 趙懷玉 億孫

章宗源傳 平津館文集

陽湖 孫星衍 淵如

毛癱子傳 宋介三文鈔

宋 和 介三

卷二

書海武壯軼事 藕嶼類稿

潛山 熊寶泰 善惟

書王麗可事 大雲山房文集

陽湖 惲敬 子居

朱爛鼻小傳 雙佩齋文集

上元 黃之紀 星巖

葉天士小傳 同上

黃之紀

甘鳳池小傳 同上

黃之紀

洋和尙傳 陶園文集

湘潭 張九鉞 度西

錫眇傳 翁山文外

書畢宮保遺事 更生齋文集

陽湖 洪亮吉 稚存

書杭檢討遺事 同上

洪亮吉

張惟自傳 松翠小菟裘文集

婺源 王佩蘭 錦江

老藕傳 藕頤類彙

潛山 熊寶泰 善惟

先君軼事 同上

熊寶泰

卷三

王生傳 醉白堂文集

清湘 謝良琦 石罨

月湖先生傳 鹿州全集

漳浦 藍鼎元 玉霖

寒支先生傳 同上

藍鼎元

偃師三孝子合傳 陶園全集

湘潭 張九鉞 度西

書提督花連布事 更生齋文集

陽湖 洪亮吉 稚存

紀季亢二家事 雙佩齋文集

婺源 王友亮 對亭

孝子沈煌傳 道古堂集

錢塘 杭世駿 堇浦

義犬傳 雙佩齋文集

婺源 王友亮

紀泗者 宋介三文鈔

宋和 介三

紀石人 全上

宋和

紀獵者 全上

宋和

莊君別傳 亦有生齋文集

武進 趙懷玉 億孫

苟璜傳 藕頤類纂

潯山 熊寶泰 善惟

徐七三先生傳 全上

熊寶泰

卷四

義山公傳 鹿州全集

漳浦 藍鼎元 玉霖

巡撫朱公傳 異香集

八寶 王巖 築夫

贈童楚卿 券內居詩鈔

程世及 見筋

書李敬堂先生逸事 授堂文鈔

偃師 武億 虛谷

陸麗京先生事畧 鮎埼亭集

鄞縣 全祖望 紹衣

素雲傳 溧陽逸事詩

桐城 劉開 方來

書蔣經元遺事 亦有生齋文集

武進 趙懷玉 億孫

書趙氏老婢事 道古堂集

錢塘 杭世駿 堇浦

施溫卿傳 陶園文集

湘潭 張九鉞 度西

卷五

陽曲傅先生事畧 鮎埼亭集

鄞縣 全祖望 紹衣

黃太常傳 鹿州全集

漳浦 藍鼎元 玉霖

陳吏部傳 張石泉集

丹徒 張鐘諧 石泉

陳桃文先生傳 陶園文集

湘潭 張九鉞 度西

楊光先傳 平津館文集

陽湖 孫星衍 淵如

鞏縣張烈婦傳 陶園文集

湘潭 張九鉞 度西

蔣都督傳 歸愚文鈔

長州 沈德潛 確士

瞽者陳我白傳 見聞錄

嘉善 徐岳 季方

楊君家傳 亦有生齋文集

武進 趙懷玉 億孫

隱俠傳 宋介三文鈔

宋 和介三

書周氏女事 續山類集

梁溪 周 鎬 懷西

徐君傳 更生齋友集

陽湖 洪亮吉 稚存

卷六

三孝子傳 歸愚文鈔

長州 沈德潛 確士

周監軍傳 鮑琦亭集

鄞縣 全祖望 紹衣

紀方山人事 雙佩齋文集

婺源 王友亮 葑亭

濬縣書守城事 亦有生齋文集

武進 趙懷玉 億孫

書李恭勤公遺事 更生齋文集

陽湖 洪亮吉

書裘文達公遺事 同上

洪亮吉

鮑志周傳 強恕齋文鈔

秀水 張庚 浦山

書汪光翰 隴蜀餘聞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書獲劉之協事 大雲山房文彙

陽湖 惲敬 子居

邢福姐傳 藕頤類彙

潛山 熊寶泰 善惟

順德節孝婦黃氏傳 陶園全集

湘潭 張九鉞 度西

周思南傳 鮑埼亭集

鄞縣 全祖望 紹衣

卷七

蕭孝子傳 隱怪叢說

黃文暘 秋平

書顧和尚 隴蜀餘聞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柯令君傳

策芝集

金壇

張明弼

琴牧

蓬萊王孝子傳

結埼亭集

鄞縣

全祖望

紹衣

文適韓君傳

異香集

入寶

王巖

築夫

武億傳

五松園文彙

陽湖

孫星衍

淵如

書三友人遺事

更生齋文集

陽湖

洪亮吉

稚存

愚隱先生傳

續山類彙

梁溪

周鎬

續山

異客傳

見聞錄

嘉善

徐岳

季方

兩不如婦傳

已畦集

吳江

葉燮

星期

蜀僧大岳傳

揚州畫舫錄

儀徵

李斗

艾塘

王烈婦傳 藕頤類稿

潛山 熊寶泰 善惟

卷八

鄧孝童傳 遠志堂集

昆陵 鄒祇謨 程村

奇窮子傳 寒松堂全集

蔚州 魏象樞 環溪

輿人卑人丐人傳 吞月子集

鄞縣 毛聚奎 象來

顏中和事畧 堯峰文鈔

長州 汪 宛 堯峰

賈時泰傳 醉白堂文集

清湘 謝良琦 石瞿

陳烈婦傳 異香集

八寶 王 巖 築夫

鐵傭記 在陸草堂文集

宜興 儲 欣 同人

奇孝傳 江止菴遺集

歙縣 江天一 文石

二僧紀事 在陸草堂文集

宜興 儲欣 同人

許魁傳 見聞錄

嘉善 徐岳 季方

么兒王喜子合傳 同上

長州 徐岳

樾亭上人傳 歸愚文鈔

長州 沈德潛 確士

奇女子傳 曠園雜志

錢塘 陳寶琰 寶崖

克勒馬傳 堯峰文鈔

長州 沈琬 堯峰

紀狗 朱介三文鈔

宋 和介三

天多老人墓石志 鮑琦亭集

鄞縣 全祖望 紹衣

書徐五事

柳南隨筆

虞山

王應奎

東淑

亳州女子傳

荒世偶談

休甯

徐卓

菊廬

卷九

記明劉少保軼事

強恕齋文鈔

秀水

張庚

浦山

楊方榮傳

遠志堂集

毘陵

鄒祇謨

程村

明死節四文學傳

歸愚文鈔

長州

沈德潛

確士

游遊戒傳

蔡章琦附
鹿州全集

蕙浦

藍鼎元

玉霖

羅烈婦傳

宋介三文鈔

宋和

介三

汪孝子傳

力本文集

江都

馬榮祖

力本

申甫傳 堯峰文鈔

長州汪琬 堯峰

書貞烈王氏事 揚州畫舫錄

儀徵李斗 艾塘

書身本事 柳崖外編

平陽徐昆 后山

偃師張烈女傳 陶園文集

湘潭張九鉞 度西

釋大涵傳 唐堂集

華亭黃之雋 石牧

鹿將軍傳 荒鹿偶談

休甯徐卓 菊牖

黃嫗自焚記 補瓢存藁

雲東韓騏 其武

馬言 楚庭稗珠錄

高平檀萃 默齋

卷十

餘姚兩孝子萬里尋親記本

餘姚 翁廣平 海琛

李氏三忠傳李氏三忠事蹟

宜黃 謝階樹 向亭

賈鮎傳附弟沛

合肥 周大槐 蔭堂

黃烈女傳螢芝集

金壇 張明弼 琴牧

隱君丁敬傳道古堂集

錢塘 杭世駿 華浦

二吳傳藕頤類彙

潛山 熊寶泰 善惟

祥麟傳秦雲摘英小譜

嚴長明 道甫

銀花傳全上

嘉定 錢玷 獻之

義僕傳介三文鈔

宋 和介三



卷十一

劉青天傳 綠野齋文集

淮陽

劉鴻翽 次行

阮驃騎傳 鹿州全集

漳浦

藍鼎元 玉霖

李弁傳 同上

藍鼎元

孫氏婦女節烈十人傳 巽香集

八寶

王巖 築夫

劉公惟中傳 堯峰文鈔

長州

汪琬 堯峰

先大夫傳畧 在陸草堂集

宜興

儲欣 同人

二式傳 同上

儲欣

永甯八烈傳 陶園文集

湘潭

張九鉞 度西

二僕傳 大雲山房文彙

陽湖 惲敬 子居

後二僕傳 同上

惲敬

卷十二

過元傳 澹雅山房集

丹徒 應讓 地山

玉書公家傳 鹿州全集

潭浦 藍鼎元

宜侯公家傳 同上

藍鼎元

康生傳 醉白堂文集

濤湘 石良琦 石瞿

烈婦裔娥傳 宋介三文鈔

宋和 介三

書山東知縣事 大雲山房文彙

陽湖 惲敬 子居

雙烈逸事

圭美堂集

宿遷

徐用錫

畫堂

蔡居拙傳

經韻樓集

金壇

段玉裁

若膺

王孝姐傳

藕頤類稿

潛山

熊寶泰

善惟

百五老人傳

茗菴集

當湖

程庭

且碩

胡孝子傳

初月樓文續鈔

宜興

吳德旋

仲倫

異僧傳

飲淥軒隨筆

陽湖

伍宇澄

旣庭

書虎二則

亦有生齋文集

武進

趙懷玉

味辛

吳南川先生傳

綠野齋文集

濰陽

劉鴻翔

次白

卷十三

楊文山先生傳

力本文集

江都

馬榮祖

力本

雲枰山樵傳

遠志堂集

毘陵

鄒祇謨

程村

陳錫疇先生小傳

綠野齋文集

濰陽

劉鴻翺

次白

賴逸民小傳

鹿州全集

漳浦

藍鼎元

玉霖

盧壯士小傳

同上

藍鼎元

書沈通明事

堯峰文鈔

長州

汪琬

堯峰

焦存兒傳

強恕齋文鈔

秀水

張庚

浦山

程明息傳

式馨堂文集

三南

曾之裕

亮儕

松崖子傳

紅葉山房集

烏程

鄭祖球

笏君

義僕王珍傳

白田草堂存彙

寶應

王懋竝

予中

書通州捕郭玉

柳崖外編

平陽

徐昆

后山

卷十四

記張鐵槍事

湘靈館雜鈔

舒位

鐵雲

申右敦傳

力本文集

江都

馬榮祖

力本

書項生事

樊榭山房集

錢塘

厲鶚

太鴻

翟瞿園家傳

知足齋文集

大興

朱珪

石君

張孝女傳

力本文集

江都

馬榮祖

力本

錄袁翁

夜譚隨錄

長白

和邦額

關齋

義婦趙氏傳 香樹齋文集

嘉興 錢陳羣集齋

周山人傳 潛研堂文集

嘉定 錢大昕竹汀

高節婦傳 望溪集

桐城 方苞望溪

查氏七烈傳 力本文集

江都 馬榮祖力本

屠烈女傳 潘少白集

會稽 潘諒誨叔

錄叅領某事 夜譚隨錄

長白 和邦額閑齋

戴司寇別傳 潘少白集

會稽 潘諒誨叔

管隱士傳 力本文集

江都 馬榮祖力本

卷十五

書張縉始末

堯峰文鈔

長州

汪琬 堯峰

林元戎傳

鹿州全集

漳浦

藍鼎元 玉霖

書梅巨源

隻塵談

宛涇

胡承譜 鰲夫

黃攝尉傳

鹿州全集

漳浦

藍鼎元 玉霖

書江斌

野語

書花面僧

全上

書李公奴

全上

烏蒙烈女傳

楚蒙山房文集

新喻

晏斯盛 一齋

餘慶烈婦傳

全上

晏斯盛

書陳海虹 野語

書崔筠事 宗百藥齋文集

陽湖 陸繼略 初孫

書閔先生 野語

何翁傳 力本文集

江都 馬榮祖 力本

論蘇榮書 東征集

潭浦 藍鼎元 玉霖

卷十六

雪如小傳 青芝館文集

臨川 樂鈞 蓮裳

如意姑小傳 隻塵談

宛瀝 胡承諧 蟄夫

書黃忠端公遺事 歸田瑣記

福州 梁章鉅 芷林

書田翁事 養病爛語

丹徒 法嘉蓀 辛侶

顧侯虎兒歌序 是程堂二集

錢塘 屠倬 孟昭

書癡僧 野語

書楚生 同上

史一吟丈傳 經韻樓集

金壇 段玉裁 若鷹

義乞傳 荒鹿偶談

休寧 徐卓 荀孺

茗香先生別傳 學古集

仁和 陳斌

書矮奴 野語

書黎襄勤公逸事 文彙

江都 郭延 曾保

海幢僧傳

異僧傳

丹徒

楊文鼎

禹功

石鈞傳

騎人志畧

楊文鼎

書王濤之

同上

楊文鼎

書異僧三則

異僧傳

楊文鼎

書袁將軍捕虎事

敏求軒隨筆

陳世箴

邱時英傳

同上

陳世箴

孫貢玉傳

同上

陳世箴

述記目錄終

敏求軒述記卷一

丹徒陳世箴筱林輯

副使蘭公傳

王巖築夫

蘭公剛中字坦生濟南南陵縣人也崇禎四年舉進士授太常寺博士擢南兵科給事中十六年以山西按察司副使兼叅議督糧人惜公外轉公曰人臣致身內外等耳今兵興餉詘又瘠土繭絲保障兩難之任使不稱負簡書違他恤十月馳赴太原當是時賊李自成張甚自督師孫傳庭兵潰賊長驅入關所過官吏迎降督撫大

臣總鎮將帥往往奉勅印迎道旁遂踞西安以秦藩府
爲宮闕置大小官職圖東侵天下震動公感慨涕泗恨
事權不屬翦滅無繇時巡撫蔡公懋德駐師蒲坂以防
河西公及諸司道城守分汛各門公分東城諸司道督
修守具立限迫促晝夜倉皇役疲民登陴擾擾不休寇
未至民先憊公獨處以寬靜俾番休曰若自護身家吾
甯過督有警則召集可也時有陽和標兵三千調防省
會驕蹇不戢公慮爲賊內應遣之傳陳城外不從疆而
後移南關城內以安十二月晦蔡公率軍入守省城申

嚴約束與公等乘城堅守。是時將驕卒弱，不堪戰。惟中軍盛，應時以壯士百人遠探。十七年春正月，自成引兵寇河東，羣盜起爲應，助其聲勢。所在望風潰，獨汾州巡道范士髦擒斬僞官，堅壁待援。自成數以書抵蔡公，公謂蔡公曰：賊書不可發，徒亂愚民視聽也。三斬其使，會副總兵陳尙智偪逃平陽，降賊爲前驅。二月六日，賊薄城，力攻。公蔡公率宗室，居人力守。明日，南關外城陷，果陽和叛兵內應也。裨將朱孔訓、牛勇戰死。會莫東南角樓火，賊乘機蟻傅。公蔡公發砲弩，盡力擊之。賊不得登。

盡銳攻東城。公隨機以應。城上烏機神鎗弓弩木石西洋火砲。公親指示用之。發罔不中。殺賊數千人。馬數千餘匹。賊緣雲梯以登。公輒擊碎其梯。賊眾薄城欲上。公用鈎鈎其人殺之。賊以砲石印擊城上人。發多不中。城上人益奮。又殺賊數百人。賊失利。少卻。會夜陰雲匹合。大風起。驚沙擊面如飛。雹集矢。城上人立足不牢。手不能持兵。賊益攻。公督守。益力。人無退志。相顧曰。公休我。平時用我。急難况自衛也。遲明。風沙少息。固守待援。而守門將張雄降賊。內應。引賊登西南。失守。城陷。賊盡入。

公向闕再拜曰。臣力竭矣。自縊未絕。賊已至。執公見。自成好語。誘公。公厲聲叱之。以威脇。使卒縛公。將殺公。瞋目叱曰。死賊城陷。吾惟一死。豈有降賊求生。蘭大夫乎。索印。不與。予之食。不食。二日。氣益厲。遂遇害。頭已墜地。復躍起。丈餘。眾驚愕。韓易蔡公。同時不屈死之。盛應時自殺其妻子。乃縊布政趙建。極副使毛某同死。及各官死者。四十五六人。先是賊將至。公有故人路之謙。從公不去。公曰。吾當義死。君無徒死爲之謙。曰。公死。忠之謙。敢不義。畱爲公圖身後。不徒死也。及公死。賊執之。謙刀

傷者再旣率公僕李自修求公身首積骸中。越六日面
如生。藁葬而識之。其後復有公故人。以喪歸葬。初城陷
公夫人媵妾皆在城中。之謙極力護持。匿之民間。得免。
士民感公義。斂錢治行之。謙護以東歸。聞行。歷盤腸嶺。
桃樹坪。太行險絕處。蹬道盤曲。才可人行。虎狼所聚。嘯
聲四至。咸股栗。又再遭寇難。訖完歸里。公無子。之謙紀
其事。白諸大吏。聞於朝。請贈謚。會國變。不果。

王巖曰。嗚呼。自難發以來。死節之盛。下至匹婦。史不勝
書。蓋遠過唐宋矣。予與路品王遊。品王之謙字也。道蘭

公事甚悉。公死，有郭燧子者，守視公屍。路子乃得營葬。燧子，公故吏，城陷，其母及妻妹入井死者五人，可謂匹婦之不辱其身矣。路子爲予言如此。

元成夏公傳

王巖築夫

夏公名應芳字元成先世滁州人明初八世祖機以武功起家累戰功授錦衣衛使加都督尋奪爵復以功進武畧將軍子孫家焉遂爲江都人公中萬曆戊子鄉試幼穎敏五歲能誦古詩六歲嘗墮井不溺人奇之長豪俠喜結客四方游俠多歸之燕趙屠狗擊劍之士齊魯文學之彥鬪雞走犬六博蹋鞠之徒楚粵閩蜀奇材之客陰符黃白方技之流莫不集其門暇則置酒高會倩女妖姬擊毬弄丸鳴琴躡屣連鑣錯騎歌呼酣笑以爲

常以是名聞於時。京師諸公貴人皆慕說其人。諸御史按察府縣長貳出京。大老必言公。入京必問公。無恙。諸南北宦游道廣陵。冠蓋相錯。爭結交。恨相見晚也。公嘗以會試道山東。止逆旅。有一客貂裘大帽。面紫色。美鬚。舉手向公曰。觀公狀貌。異人也。問其姓名。曰。聞公名久矣。吾具酒食享公。公毋棄視其人。魁梧倜儻。公曰。諾。客出萬錢。命主人治具。問其姓名。字。客笑曰。吾慕公。故杯酒叙懇。懃耳。何用知吾姓名。圖報施乎。辭氣慷慨。鬚髯俱動。黎明不別而去。公前進。所過不索一錢。主人曰。客先

爲公留錢矣。問其姓字。曰不知。詢其狀。卽向者鬻客也。所過皆然。直達京師。然終不知其故也。浙人沈氏以敝笥寄公家。曰藏書。越十餘年不取。問浙人曰死矣。公卽攜其笥游浙。訪其子而歸之。封識宛然。發之書所獲皆白金計五百餘兩。其子初不知父之寄此也。方貧無食。於是感激終身。稱公爲長者云。里有不孝子。號李打虎。性凶暴。虐其母。鄉人莫敢誰何。公使勇士縛之。因攜其母來。令母坐上坐。公亦坐。責之曰。汝不孝。鄉黨欲共誅。畏汝。忍至今。吾今爲里中誅惡。挾之數十。其人叩頭流

血謝罪。曰：「小人不孝，乃煩公教誨。」打虎亦男子也，不可復爲孝子乎？長跽母前請罪，母子俱感泣。公曰：「汝能改，卽孝子矣。」命坐母側與食飲，勸勉遣去。後遂爲孝子。公以舉人會試，屢不第。闈中嘗擬第一人，或以卷焚而罷。後時事日非，朝廷黨事熾，挾奄人以爭勝，而國亂。公早見引決，自辛酉壬戌絕意仕進。大臣懸京秩待，不往。史館以纂修徵，不應。惟勉應府請，一修揚州府志而已。士大夫多高之，以崇禎癸酉卒於家。公長眉豐準，望之可畏，卽之溫知也。

王巖曰予幼時未及事元成先生。然幸同里。聞其人未嘗不向慕也。今與先生之孫九貢九叙遊。復聞先生生平先生當全盛之世。可坐致通顯。而先生以豪俠特聞。所交多奇材異術。及後天下多事。督撫將帥以敗潰誅死纍纍也。假使先生猶在。豈不能如戰國養士者。一念不忘家國。而結奇智勇畧如監門脫穎之流哉。予是以低徊太息也。

御牙車文言

卷一

李襄水傳

張庚浦山

李襄水先生諱遙字邇齋襄水其號也睢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爲彭澤令吳三桂之姊之子陳隨母入黔自揚州挾鹽私沽於道至彭澤襄水禁焉陳怒直入官寺厲聲叱襄水曰爾官粟米大敢抗王親襄水曰抗云乎哉吾且緝汝顧左右立縛之卽具報各上官三桂聞移咨撫軍撫軍飭縣釋陳於是道路嘖嘖稱李彭澤剛直有幹畧治彭四載多惠政以註誤去官康熙十三年三桂反

上命順承王統兵鎮荊州以總督蔡毓榮爲綏遠將軍

討之復諭大臣保舉賢能贊軍大司空冀如錫薦襄

水襄水至荆謁將軍問曰爾進士也烏乎長對曰西南

小醜不靖朝廷破格掄才唐裴中立宋張乖崖亦進

士也一收復淮蔡一蕩平吳蜀儒士軍功指不勝屈顧

用之何如耳蔡聳然異之遇以殊禮久之蔡曰當陽爲

荆襄要道軍事旁午非遙莫辦遂補當陽令縣產煤爲

軍中冶鑄所需兩章京坐督煤戶採送每虧其直少不

遂輒肆鞭笞眾苦之聞新令至羣泣訴襄水惻然卽據

實申總督報王兩章京誣以庇煤戶誤軍需將置之理
王命吏刑兩部大人讞之讞之曰大人出傳鼓盛陳兵
衛皆露刃夾階侍立部大人主兩章京言盛怒侯兩章
京憤憤莫詞詘且先毆之有頃鼓止砲發軍門啟急呼
襄水入旋呵令趨進襄水徐及階下大言曰諸大人不
欲滅吳逆乎煤戶逃則無煤冶鑄必廢軍仗且不具將
何以殺賊釋朝廷南顧憂遙爲朝廷非爲煤戶也問
官語塞令自陳王前翌日謁王條悉如昨且請於王曰
遙不合時宜願以病去王霽顏曰汝好官我班師日定

奏女當襄水初就讞也。民隨往者千餘人。及讞畢。出民歡呼曰。非王孰能生全我。賢令者。適有都統過當陽。襄水迎之揖。都統曰。爾何官。不拜。對曰。縣令。昔汝黯以不拜大將軍。重徭青縣令。今以汝黯自待耳。都統愕然。銜之。會邑有揚州彥者。襄水同年友也。以前任直隸任邱縣事。罪當流。襄水集士庶問曰。楊君於汝輩為戚黨。忍坐視乎。僉曰。楊君君子也。願為之募。未幾。襄水竟以楊事鐫二級去。咸謂都統媒孽云。襄水見楊事急。走荊州。語水師總鎮張忠。忠故能詩。見襄水入楚。諸詩訂交者。

聞語慨然起曰。君以楊失官。我獨不能爲君募以成此。義舉乎。俄而新令至。錄楊家。口將遣矣。襄水急。倒篋質。質以拯之。楊卒得免。襄水在任僅九月。當民哭泣而送者。不絕於道。

張庚曰。余聞冀公之薦先生。非有舊也。偶見先生學庸說。註駝峯草。便民實政錄。傾心焉。冀公可謂知人矣。乃蔡督知之。用不能盡其才。順承知之。卒不能言於上。嗚呼。豈非所謂命耶。

劉崑傳

張庚 浦山

劉崑字西來。南昌人。少孤。任氣好鬪。及博。母屢責之。卒不攻。母愀然曰。我將逝。人我不忍見。是子破我家。禍及我。且我死。何以見亡者於地下。崑聞之。跪抱母膝而哭。曰。兒從此改行矣。因重自誓。母曰。果爾。是我志也。自是崑折節讀書。崑偉軀幹。豐頤而髯。洪聲。重氣節。順治十六年成進士。授束鹿縣。有能聲。遷雲南府同知。莅任例謁平西王吳三桂。三桂器之。數日有三桂客來。言及雲南寒苦。客曰。盡資於王。崑曰。無以償也。客曰。何償爲。隨

出示數紙皆大條賣身券崑笑曰甚善但此身賣久矣
客驚問崑曰已亥傳臚已賣於

章皇帝也客愕謝去及三桂將叛崑見一吏屢變色疑
其弄法給曰汝作如許大事謂我不知耶吏恐叩頭乞
屏左右白事曰某有弟業鑄入平西府鑄印聞最大者
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崑卽召其弟俱鑄之室卽馳白臬
司李旋隨李白撫軍撫軍大驚曰奈何崑曰事急矣公
速上聞請大兵駐常德賊不能出黔一步無能爲矣若
少遲賊至湖南長江之險與國家共之恐難撲滅也

撫軍曰。已聞而彼止。奈何。崑曰。崑當其罪。撫軍曰。我與
若恐頭不在頸矣。崑曰。今日頭猶思在頸乎。卽代草疏
書訖。促卽發。撫軍猶豫數日。及發。未越境。爲賊邏所
得。而平西以反聞矣。殺撫軍等官。械李與崑。赴勸。當崑
之將就勸也。顧賊衆曰。取肩輿來。賊驚叱。揮之走。崑曰。
彼以劉同知爲奇男子。我頭觸階死。彼不得一活。同知
爾等安所逃。罪衆懼。以肩輿昇往。僞官坐堂上。問女二
人何言。李反覆數千言。不屈。崑以不作賊三字對僞官。
復曰。若非明人乎。明且中興矣。崑曰。爾謔語耶。乞師我。

朝者誰殺。永歷於緬甸者誰。今猶言明中興乎。僞官曰。如女言。同旨。恐處分重。奈何。二人同聲應曰。誰欲輕者。遂羈二人於獄。李泣曰。君官小名未顯。且有老母而不偷活。真奇男子也。我籍旂。下百日在京。不復顧矣。泣不已。崑曰。事至此。泣何益。劉崑死。當爲厲鬼殺賊。三桂惜崑才。乃杖李及崑各四十。充軍戍騰越。衛無何。三桂死。崑謂李曰。三桂猶賊。恐成我二人名。故不殺。今豈復能容。盍避諸李。不肯。尋爲賊所刺。崑避寶台山去。及大兵破雲南。綏遠將軍蔡毓榮以二人孤臣抗節。聞李贈卹。

崑以原品加三級補登州府同知。遷常德府致仕。
張庚曰：公避地寶台山時，聞寺僧云：寺後三十餘里有
曠土可耕，叢箐塞道久矣。公覓獾獾，伐竹通道。如僧言，
田之。歲餘，獾獾以獸左肩餉獾獾，俗獵得獸，以此致禮。
主人公隨至其地，獾獾葺草屋，大困粟，殆曰：皆公惠也。
嗚呼！此可識公平日之爲政矣。

紀言

惲敬子楷

嘉慶元年敬以富陽縣知縣餉貴州平苗軍五月丁巳次盩陽有大星隕於西南聲隆隆然癸亥次武陵一騎自西南來白衣冠聞嘉勇貝子薨庚午次桃源同餉軍者裘烏程世璘曰吾屬在浙貝子方平林爽文凱旋自三衢方舟下嚴陵江舟設重樓陳百戲中流鼓吹競作從官舟銜舳艫並兩岸疾下頃之有嘩於從官舟者乃一巴圖魯與都司飲爭酒佐貝子出坐親鞞之邑甚和貝子曰汝二人何功叩額曰花翎通諸羅道

賜比旋役各進一官。貝子曰：今

天子神聖，軍以功返。汝二人不知謹勵，

朝廷體邪，然重懲汝，非優功。

盛惜也。目左右曰：花翎不稱去之。二人叩額下。卒不問所坐何事。方紹興，應遠曰：吾聞文武事，貝子必優以官。頃有府經歷三年至同知，試用知縣五年至分守道者。鍾慈谿德溥曰：吾鄉人嘗事貝子，官亦分守道矣。往歲貝子與夫與守備爭，毆之傷額。鄉人杖與夫四十。貝子曰：若忘富貴所至邪？何躡我也？鄉人懼，數月不敢

見語有聞。敬告之曰。吾聞之張臯文。張臯文聞之副都御史方葆巖先生。維甸先生曰。貝子援諸羅時。壯勇公海蘭察先行。行約百里。貝子督師。夜繼進。大雨。天黑如覆盤。遇土山。駐軍山頂。貝子中坐。隨軍官圍貝子。坐外親軍外正軍皆圍坐。賊遊兵近山。踐泥濘。過火炬千萬。賊自炬中上。窺山。黝黑無所見。疑有軍。發銃礮擊之。貝子令曰。無出聲。無動。久之。賊過盡。雨霽。天益明。壯勇公已入諸羅城。捷使至。軍始起行。無一傷。視銃礮子。悉落入山腹也。先生又曰。貝子征衛藏。有隘道。幾一里。賊屯

軍守隘北甚嚴。大軍屯隘南三十里許。貝子調軍伏隘東西。而以前軍分五軍攻隘。迭退迭進。戰一日。蓋數十勝負。貝子在大軍中。前軍軍報皆至。不動。及二更。前軍大敗。退不止。賊遂前。軍出隘南。忽銃礮聲大震。火炬盡。照耀如日。晝東西伏軍皆起。賊驚退。相蹂躪。我軍蹙之入隘。貝子急上馬。萬騎齊足。頃刻至隘口。前軍伏軍已過隘。聞貝子至。勇氣百倍。大軍乘勢合攻。遂夷賊屯。追奔五十里而後止。

顛道士小傳

王友亮 詩亭

輩道士不知何許人。康熙間來江甯。居信府河之土地廟。與人語或壯或誕。羣目爲顛。一日手木魚入市狂走。口喃喃作誦經狀。羣小兒環以譁曰。道士又顛矣。曰毋。恩我此地。將焚。亟爲禳解耳。居人怒曰。顛漢欲放火。共告縣官。實諸獄。不數日。其地果災。始得釋。人以此競異之。某家有狐。崇招董至。以紙燭照室四隅。崇遂絕。見人病。雖甚危。掇魄拾草與食。皆立愈。富貴貧賤爭邀致之。無難色。其不往者必不起矣。龍江關抽分郎中痘發於

背。晝夜呼號。羣醫束手。董往視曰。易耳。令袒伏。索熨斗。熾炭。舉置創上。家人駭絕而病者寂然。俄熟睡。董竟去。郎中醒曰。不知藥以何物。置吾背。涼爽沁心。所苦頓失。視其創已結。癩。追謝以金帛。不受。漢口李道士亦顛者。忽備告人曰。江甯董道士。今日死矣。有賈於楚者。歸問之。果以是日死。始驚爲仙也。

書劉文正遺事

洪亮吉 稚存

劉文正公名統勳山東諸城人其行事在國史生卒年月在家乘不更述述其遺事數則信而有徵者乾隆二十六年河決開封楊橋公以大學士奉命臨視決口久不得塞一日日昃公張秋壘筇御大繭袍微行出公廨至決河口見數十步外稽料山積牛馬雜運繫車轆下人則或立或坐或卧復起皆膜臆聚語甚有泣者公訝之招老成者問故則並云來已數日遠或四五百里二三百里不等一犂或四牛或三兩牛或雜羸馬

一。日。口。食。及。牛。馬。麩。草。至。減。得。銀。兩。許。日。久。費。無。所。出。
復。不。知。何。日。得。返。是。以。懼。且。泣。耳。曰。何。不。交。官。則。雜。曰。
此。岸。稽。料。某。縣。丞。主。之。每。車。索。使。費。賒。眾。無。以。應。故。也。
公。怒。甚。回。牒。卽。諭。傳。巡。撫。恭。請。王。命。並。縛。某。縣。丞。限。
時。刻。至。決。口。諭。一。出。河。堤。使。者。亦。失。色。夜。將。半。巡。撫。倉。
皇。縛。某。縣。丞。來。踞。轅。外。公。怒。甚。出。坐。堂。皇。受。巡。撫。禮。謁。
因。大。聲。曰。口。一。日。不。塞。則。聖。心。一。日。不。安。河。南。北。
萬。姓。亦。一。日。不。甯。塞。口。所。恃。者。稽。料。今。稽。料。山。積。某。縣。
丞。以。勒。索。不。遂。稽。畱。要。工。罪。死。不。赦。今。先。斬。若。徐。專。摺。

叅撫司道耳。巡撫股栗叩首堂。皇下不止。天且曙不解。同公出使滿尙書某起爲緩頰。久乃釋。卽命禡縣丞職。枷示決口。甫半日。南北岸稽料車無一在者。又二日而決口塞。公臨事剛斷。不假借。若此。猶憶乾隆四十二年。睢州河亦決。時余客河南。以事數至河上。見老柳下一蒼白叟。歎咤不止。旁繫兩牛一車。叟滎澤人。距決口三百里外。問其故。曰。十日前以兩牛一車。馳稽料抵工所。某主簿監收。索重費。不得。遂痛抑稽料斤兩。云止九十七斤。余不敢爭也。叟故詆諧。因指二牛曰。叅養若數年。

日食料數升。稽數束不意。惟弱至此。駝不及百斤也。蓋河員之肆橫。藐法至此。而重臣視河。及河隄使者。又類皆養威重。不輕出一任其慘肆。茶毒及糜費。國帑以爲固然。甚或借以漁利。老人年七八十者。述文正視河時事爲余泣也。公屢奉使遠出。所挈祇二奴。用驛馬不過六七匹。抵行館。卽使二奴居後。解公處其前。卧亦如之。公食畢。呼二奴食。奴退。徹者乃入。不使見一人。有所需。則州縣之承應者。傳以出入焉。乾隆中葉後。親信重臣出使。無有逾公者。然究未嘗於令甲外有所加也。厥

後奉使者不然。空驛馬不足給之。遂有役民羸民馬者矣。有數州縣津貼一縣者矣。有站規有門包有鈔牌過站。禮州縣官惴惴惕息。謹厚者費以千計。稍厲威嚴及侈輿馬厨傳者以萬計。以數萬計矣。大率一方倉庫虧缺。多由驛站。驛站糜費。多由重臣出使。州縣官窘急無計。則大吏爲調劑法。以救目前。於是調腹內州縣。疊處衝途。又告乏。則又調員。不十年而州縣倉庫無有不虧缺者矣。使皆如公。挈二奴用馬六七匹。又事事不過令甲。則民生吏治困壞。豈至此哉。方金川之用兵。每

召對公屢主撤兵議

純皇帝領之。然不遽撤也。一日

純皇帝在熱河。公留京辦事。兼上

走天暑甚。公適在三天中。檢視諸

廷寄。至令公一日半。馳詣熱河。公至

行馳到。日已過午。卽時召對。曰

儂事溫福已陣亡。朕煩懣。主意不定。

卽對曰。目前兵可撤。今則斷不可撤。

又對曰。臣料阿桂必能竣事。乞專任。

純皇帝良久曰。汝言是朕意決矣。聞京事重。汝卽日回可也。蓋公晚年

純皇帝眷注益隆。信任益篤。事或有待公而決者。卽此一事可見。公自奉極儉。所服朝珠無值十金以上者。故綆斷卽棄之。不更拾取。卒之日。肩輿已詣東華門。忽悶而仆。額駙福隆安以聞。

純皇帝急臨視之。及門聞已卒。哭而入。蓋始終倚畀之厚。朝臣無有過者。實公之盡誠有以致之也。

敏求軒述記

卷一

書文成公阿桂遺事

洪亮吉 稚存

文成公阿桂滿洲正白旗人其勲簿官闕生卒歲月具載國史茲特錄遺事數則方公之爲定西將軍勦金川酋索諾木也已百戰抵其巢索諾木震懾業約別日盡室出降其木城木柵悉已毀撤是日晚參贊以下謁公曰事機叵測今日必生縛索諾木致帳下方可安枕公不答亦不待語竟已入帳中卧諸將弁待命不敢退而公已鼻聲如雷徹帳外矣諸人皆旁徨達旦甫日出索諾木已自縛率諸酋跪帳外公次第以屬吏因進參贊

以下告曰。諸君昨日之語。蓋懼索諾木他竄。或畏罪先死耳。我已據阨。要竄將何之。渠若能死。又豈待今日哉。吾故以爲不若高卧待旦。日當自來也。諸將弁諾諾皆曰。非某等所及。又木果木失事後。公代統大軍。一日。欲跌公。忽率十數騎升高阜。覘賊屯扎處。不知阜數折。已逼賊砦。賊望見。卽率獷騎數百。環西南阜。馳上公嶺。從騎曰。下馬復。曰。解衣。衣不足。復曰。解裏衣。解畢。曰。衣悉寸寸裂。急分走。高阜雜挂林木上。挂畢。曰。無衣者。悉束帶。曰。上馬。曰。向阜南。緩轡下。適賊騎已馳至。距向所。

立。阜。僅。二。十。步。時。暝。色。已。上。忽。見。岡。缺。處。旗。幟。飄。忽。絡。繹。不。絕。疑。援。騎。從。山。後。至。勒。馬。不。遽。進。方。遣。騎。四。出。覘。伺。而。公。已。率。從。騎。回。大。營。矣。公。曰。此。兵。機。也。不。爾。則。賊。馬。十。倍。於。我。甯。得。脫。耶。前。一。事。余。值。內。廷。曰。成。親。王。爲。言。之。後。一。事。在。文。淵。閣。石。經。館。公。自。言。之。純。皇。帝。末。年。和。坤。橫。甚。公。業。知。不。能。制。比。朝。夕。同。入。直。必。離。立。十。數。步。外。和。坤。知。公。意。故。就。公。語。公。亦。泛。答。之。然。卒。未。嘗。移。立。一。步。公。嘗。病。卧。直。廬。吾。友。軍。機。章。京。管。君。世。銘。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語。曰。我。年。八。十。可。死。

金華集卷之三
名一
三
位將相

恩遇無比可死子若孫皆已佐部務無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實欲俟

皇上親政犬馬之意得一上達如是死乃不恨然竟不果余登第日公爲讀卷官擬第一進呈余素不習書公獨賞之嘗謂吾友刑部郎孫君星衍曰人皆以洪編修試策該博不知字亦過人余首拔之者取其無一毫館閣體耳

藥師院苦行僧傳

張九鉞 度西

藥師院苦行僧居院五十年人不知其俗姓以其永州
音呼永州老和尚又卽所建亭稱曰複亭師云長七尺
餘貌癯而黑少年隨其父別駕某官蜀中好擊劍任俠
父以虧官項繫獄師徒步步南北輦三千金歸救父護
之歸鄉里一日忽棄其妻子入蜀轉徙無定常爲人報
讐誅其猾匿跡邊塞上挽鐵弩射生番蠻人聞其嘯吼
聲輒奔去邊帥欲予以官不受能徒手搏虎松潘山中
爲害者殺幾盡一日殺虎嗅刀頭血忽有悟詣峩眉山

中伏虎寺落髮爲僧。然恒鬱鬱不樂。居聞峩眉中峯絕頂有老頭陀。年百歲。趺坐懸岩中。跣足躡深雪。攀天門八十四盤而登。至懸岩。跌所。五體投地。頭陀睨視之。笑曰。若來耶。此中非若安身立命處。東走四千里。遇馬祖。卽住爲苦行僧可矣。師未讀經錄。不知馬祖爲何人。以頭陀言。卽縛行膝。東下瞿唐。穿九谿。歷洞庭。瀟湘。一日至武功山。遇同寓人。問馬祖居何處。人曰。豫章省城北門外七里街。右有藥師院。咸稱馬祖道場。豈其是耶。師拍掌大笑曰。得之矣。乃兼程至其地。見江岸遼濶。荆

棘荒蕪。法象傾圯。破殿半間。僅懸殘額。藥師院三字。師
恍然曰。豈吾師欲我作苦行僧。重新此道場耶。迺急治
耰鋤。冒風雨。竭胼胝。墾院前荒田三十餘畝。積歲之所
入。爲修葺資。不立募疏。不繁工役。一木一石。咸出已手。
二十餘年。棟宇巋然。龍象森列。成巨剎矣。復於院之左。
右種竹。幾數十萬本。中構一亭。曰復亭。爲習靜所。桃李
梅杏之屬。環焉。余自玉峽調南昌。勘濱湖水災。月夜。棹
舟江岸。聞踏水車人歌。鏗鏘可聽。問之曰。此永州老和
尙。自作太平車水歌七言詩也。勘災歸。入院訪之。年八

十餘以鄉人握手如故。坐所居篋箕中。苦莽稚笋。縱譚移晷。贈以七言二律。有曰。參來猛虎刀頭血。飛下峩眉雪。頂身今日篋箕相對坐。草書如斗。尙驚人。篋箕用馬祖偈中語也。師大喜。作擘窠大字。書之於壁。嗣後以公事過。必坐複亭中。聽竹聲。流連竟日。師傾自作香醪。酣我。余大笑曰。余今日真可謂一口汲盡西江水矣。或曰。師有異術。能驅虎豹。役鬼神。江漲以鉢汲水。咒龍立退。七里街居人有病者。以手按其頂。卽愈云。

書李芬

趙懷玉 億孫

李芬者甘肅臯蘭縣人少孤貧無依因入行伍隨定西將軍兆惠公平伊犁擢千總爲行營傳宣方大兵之征回部也未抵葉爾羌遇賊首和吉占率眾掩至環營積土爲城城高三丈許外濬深壕削木爲槍林立壕底賊踞城施礮晝夜巡守我兵無一人能出逾月糧且盡公束手坐帳中芬進曰兵饑矣將軍盍急以糧濟公怒曰若知無糧而故倡斯言欲盡軍心耶曰軍自有糧不取耳營東南土中有三百餘石請遣兵發之公曰掘地無

糧汝當軍法從事苟使眾知則無所逃罪姑先試之命家僮六十三荷鍤隨去頃之二人握米來獻公大奇之促令往掘果如其數因問他處有之乎芬曰西北角尙有二千七百餘石亦如言無毫髮爽眾皆驚嘆公詰其故曰以占得也問何日出圍曰旣占之矣某日援兵至次日當潰圍出某日大功成將軍當晉封公爵已而皆驗及凱旋芬畱烏什

上召參贊永貴公還將上馬問芬吾能回京否曰不能曰驗當酬汝白金二錠不然屬新參贊鞭汝四十無悔

也。曰：此去十日內見羣鳥飛鳴如陣，則不可行。行必有禍。仍將返烏什耳。旣去，九日宿庫車之合塞爾，晨出帳，有鴉鵲萬餘飛鳴上下，駭極不敢前。次日聞報，則庫車大臣德明爲嗎哈凌所害矣。遂馳回烏什，督兵進剿。久之始歸。芬終甘州中營參將，旣死，寄棺蘭州西郊廟中。一日見夢於其妻曰：速移吾棺，否且有厄。是夜芬弟夢與嫂符異之，而未果移也。旣而二人復夢，芬來，顏色慘迫，曰：如明日日中不移，則無及矣。大哭去。詰旦，其弟覓城東北一寺，遷焉。棺甫停，而薩拉爾回賊至，蘭州城西。

焚掠殆盡時。正日中也。吁亦靈矣。哉。聞芬在軍中。頗好讀書。而於騎射不甚措意。生平所占。靡不奇中。或令人拈一物斷之。思議百出。出人意表。烏嚙以芬之術。使乘時得志。預謀帷幄。雖裂土封可也。然芬武人不好武。卒登三品階。非術。何以致此。况如芬者。其湮沒草野。又豈鮮哉。青州副都統陽春儉齋。與予同官交好。述其事甚夥。錄一二大者。備史官之采焉。

章宗源傳

孫星衍 淵如

章宗源字逢之。浙江山陰人。少聰穎。不喜爲詩文。應順天試。以對策博瞻發科。益好學。積十餘年。采獲經史羣籍傳注。輯錄唐宋以來亡佚古書。盈數笈。自言欲撰隋書經籍志攷證。書成後。此皆糟粕。可鬻之。然編次成帙。悉枕中秘本也。又言輯書。雖不由性靈。而學問日以進。吾爲此事久。之亦能爲古文。爲駢體文矣。又以今世所存古書版本。多經宋明人刪改。嘗恨曩時輯錄。已佚之書。不錄見存諸書。訂正異同文字。當補成之。其已輯各

書編次成帙。皆爲之叙。通知作者體例。曲折詞旨。明暢古書多亡於北宋。故輯書始於王應麟。近代惠徵君棟踵爲之。四庫全書用其法。多從永樂大典寫錄。編次刊布甚夥。至於宗源則無書不具焉。時都門廣慧寺有妖僧。明心者。誑人以符錄降鬼。僊挾而書妄言禍福。又賄客僕。從刺探隱事。面發之。示神驗。京朝官之佞佛者。大爲扇惑。爭饋貲之。僧益豪橫。或占人墳塋。作廟基。或權子母。取重利。事敗。僧以罪遣歸南中。宗源等以事佛。率逆罷斥。不能復與會試。僧又潛出遊齊魯間。就大吏之

不潔者。網賄遺易姓名。捐職丞倅。出入詭祕甚。而宗源等猶信之。持長齋。且寓書屬予去。所爲三教論者。予著三教論。時京朝官惑於妖僧日甚。因以曉譬之。大吏某曾倚上官勢。屬予去其文。不得。及得宗源書。戲云。君以生平輯錄書付我。我卽去此文。君必祕愛。不忍割。是色空之說不足恃也。然宗源好學之志終不衰。性恬澹。不肯干謁。亦異乎世之所謂禪鑽者。

毛癱子傳

宋 和介三

毛癱子者天長人。胎而癱者也。以兩手拄地坐行。乞然。雖乞人竊好義。順治十六年。海寇擾江。天長亦爲鹽寇。劉澤所據。縣令自縊於里巷門。數日暴其屍。毛適過之。泣曰。縣爺耶。乃斂於演武廳。寇平。新令至。聞其事。大義之。遂書一竹板署毛爲養濟院長。旌之。於是毛出入乘一丐者肩。若騎而行者。羣丐屬目甚榮之焉。毛旣爲丐者。長而縣遂有給市。日有錢。遂有草屋三間。一妻一妾。而以癱也不設几榻。蓐草爲席。妻卧上。妾卧側。席

歲時妻妾置酒羣丐上壽賤而尊窶而樂者也一日當除夕妻妾置酒已毛夜半睡去夢一金甲者攫其衣領起曰上帝直汝矣憐爾一僕人昨脫三人死乃又以一手曳其足曰直毛大驚竟循墻走妻驚起以火視曰誰耶曰我曰何爲走也乃告之夢曰走猶夢乎曰醒也然而幾活三人者曰昨也先是毛於除夕乞車例錢而歸也大雨雪而負其丐者凍且憊也路過一鋪遮所稍休乃坐毛於几案上而相拂雪毛異之曰此中何有呵呵聲鬼嘯耶命一丐者曰入視之出曰穴窺一室有三人

一老者僵卧息絕一微喘者而呵呵者則一壯者也曰何爲者曰雀角訟縣役未得錢而置於此於是毛命丐者曰疾呼酒丐者從穴進酒毛令之曰壯者先飲又令曰壯者飲喘者俄而二人倚酒起矣又令曰二起者挾息絕者微飲之頃之鼻有聲亦起而坐於是丐者欲負毛以歸曰未也又問三人者曰中能炊乎曰無薪毛又出所乞之米與錢爲買薪數束納於穴而歸歸而遂有夢之異焉時毛方語夢於妻未已而天曙羣丐到門相顧大驚遂擁毛入市而毛則揚揚步出里巷門過市廛

一市大驚語夢於市

宋子曰昔齊人以乞驕妻妾而毛則以乞行義又不可驕富貴耶此余友汪軼羣爲余道其事更云後數年有人見毛且鼓腹挺挺有昂藏氣象噫乞人也能自立若是哉

述記卷一終

敏求軒述記卷二

丹徒陳世箴後林輯

書海武壯軼事

熊寶泰善惟

海武壯名蘭察黑龍江人面鐵色生有殊力矢命中中者輒死圍塲兩虎出帶三矢發二矢斃之囊一矢歸天下傳其勇而不傳其智予在覃懷與河北鎮呢公交始得聞其軼事征西藏科爾喀時至吉龍兩大山間隔深溪岸劣容一足駕橋則賊爭之欄石雨下聲若雷計無所出超勇笑謂將軍曰此易擒耳予我五百人八日糧

勿問我所往。乃囑翼長。遠備橋材。八日後。駕之當無一人敢爭者。超勇令故嚴及駕橋。賊爭如故。皆曰。不意海蔡贊。今乃妄語。賊填山來。何謂無一人。正疑慮間。賊亂左右奔。山上火發。見我兵矣。蔡指曰。若若。聞端坐者。非蔡贊耶。急渡。合而殲之。將軍設酒。問其故。曰。用兵無他在。善思耳。此澗水也。非江非河。源近發源處。山必相連。沿澗行。流漸細。百里外。果得山梁。踰梁行。兩日。望見賊營。眾伏草間。待期如獸。遇獵不敢動。戒兵勿語。恐邏者聞。五百人。塊然如木石。顧日長。似年耳。糧盡而期至。賊

空營爭橋據其營斬守營賊以上攻下雖費育不敵况
驚蛇亂竄哉他所爲多類此武壯不肯言不妄交一人
故世鮮知者在朝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或問兵間
事曰事過輒忘強之則曰吾不能作漢人語武壯獨不
識漢字耳語絕佳一二語中肯綮利口不能答滑稽時
使人騰笑不止尤識時務凱旋在途謂偏裨曰諸君歡
即歡勿盡數年後西南有事諸君努力我老不及見矣
眾曰蘇四十三王倫不旋踵滅何足慮武壯搖手曰非
若輩比也蜀楚邪教滿地有司持之急必蠢動始盛中

亂未甚。勢非數年不能定。言至此。呢公慨然曰。海武壯神人也。吾親嘗之矣。吾帶楚兵。且七年。與賊大小百餘戰。二三年間。賊脇從至數萬。使之前驅。我兵犯之。輒奔。賊不能禁。亦奔。所謂中亂也。最後。苟文潤僅五百人。皆賊死黨。對陣時。低首。孫而入。左右跳盪。雖慣勝之。兵當之。亦敗。嘗乘勝犯楚疆。吾帶百餘兵。持之以靜。賊至。若弗見者。賊不敢入。又遲之。年餘。合諸路兵圍之。賊黨斬文潤以降。乃平。武壯殆神人也。吾每讀古名將列傳。未嘗不神馳古人。往矣。爲將者一識武壯。可無恨。

御製功臣像贊曰。勇而有謀。海不愧也。

書王麗可事

惓敬子民

陝西華陰縣丞王銳字麗可武進人白晳弱而文以四庫館膳錄監生授華陰縣丞居官貧甚又常以介不合上官嘉慶三年白蓮教往來擾湖北四川陝西三省官軍次第收捕賊蔓延不可驟滅行臺省督餉軍銀甚急麗可承檄餉經畧勒保營祖之日祀忠烈公泣已而謂人曰吾此行死矣吾甯能效他人苟且耶二月十三日行至雒南廟溝坡坡遙高二里所麗可已北下坡而家人吳連押後隊踰坡脊未下背坐賊高均德大隊雜還

至坡南探騎二縱轡馳上吳連大呼賊來速下馬避麗
可回望不應吳連復大呼而賊探馬已至坡脊吳連下
馬叩首賊不顧馳下左右夾麗可絕馳去幾一里復勒
驃馳回一騎以矛剔麗可破面墜馬一騎執劍督及聲
五創皆洞過而死年五十九二騎馳會大隊下坡營平
地畱賊五人卓帳守麗可尸旣一日無議贖者拔刀殘
之而去又二日吳連求得尸凡創五十餘以禮殮行臺
省上奏

賜祭葬子襲雲騎尉其時經畧額勒登保禽高均德送

京師伏誅西市

文獻通考

五

朱爛鼻小傳

黃之紀

星巖

朱爛鼻浙江秀水人。忘其名。有異術。隣家夜被盜。既去。乃求救。朱書符於掌。指盜所去。方天明。盜自返。若有驅之者。捧所劫物。跪門外。隣得物而縱之。盜偵知朱所爲。伺其出。刺之。傷鼻。至爛。人遂以此呼焉。乾隆十二年。有賊夜二更至爛鼻宅。竊桑擔筐二。繞屋前後行。迷惑不能去。達旦。爛鼻見之。大笑呼云。汝欲去。須償筐。賊如言。乃甦。長跪求免。予米三升。慰遣之。自是盜賊屏跡一村。以甯。某年元夕。秀水兩生來。謂曰。聞揚州燈絕盛。欲觀。

無由。君能爲我縮地否。爛鼻不應。強之曰。行止皆聽吾言。乃可。兩生敬諾。取木橈一。令跨兩端。自居中。一手挈一。生戒閉目。噉曰。行。橈自飛起。行空中。少頃。止於地。張目。已在揚城矣。兩生樂甚。忘歸。再三促。不聽。天將曉。爛鼻不見。兩生腰無一錢。不得歸。行乞於市。月餘。遇鄉人。載以返。怒爛鼻之誑已也。往欲歐。爛鼻倏隱。柱中笑。吃。吃。且言曰。吾法不得久。留。前言已悉。不自咎。而反咎人。耶。兩生意解。爛鼻不娶。年八十五。依族子以居。一日。族子他往。道遇爛鼻。撫其背曰。我往。我眉不復歸矣。挽之。

不見。乃大驚。至家。則爛鼻坐榻上已逝。

葉天士小傳

黃之紀

星巖

葉天士能醫致富。性好嬉戲。嬾出門。人病瀕危。亟請不時往。由是獲謗。然往輒奇效。故謗不能掩其名。以高壽終。余幼游吳門。聞人道其軼事。葉嘗徒步自外歸。驟雨道壞。有輿人負以渡水。葉謂曰。汝明年是日當病死。及今治。尚可活。輿人弗信去。至期。瘍生於頭。昇至葉門求治。予金遺之。曰。不能過明日酉時也。已而果然。木瀆富賈兒病痘。閉念非葉莫能救。然去城遠。度不肯來。聞其好鬪蟋蟀。乃購蟋蟀數十盆。賄葉所厚者。誘以來。因出

見求治。葉初不視。所厚者謂曰：君能治兒，則蟋蟀皆君有也。乃大喜，促具新漆大桌十餘，裸兒卧於上，以手展轉之。桌熱，即易。如是殆徧至五更，痘皆怒發，得不死。外孫甫一齡，痘不出，抱歸求治。葉難之，女憤甚，以頭撞曰：父素謂痘無死症，今外孫獨不得活，耶！請與俱死。持剪刀欲自刺，葉不得已，俛思良久，裸兒，鍵置空屋中，自出與博徒戲。女欲視兒，門不可開，遣使數輩促父歸。博方酣，不聽。女泣欲死。至夜半歸，啓視兒，痘出粒粒如珠，蓋空屋多蚊，賴其嗜膚以發也。隣婦難產，他醫業立方矣。

其夫持問。葉爲加梧葉一片。立下。後有效之者。葉笑曰。吾前用梧葉以值立秋。故耳。今何益。其因時制宜。不拘古法。多此類。雖老於醫者。莫能測也。相傳葉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師。聞某人善治某症。卽往執弟子禮。甚恭。旣得其術。輒棄去。故能集眾美以成名。雖其聰慧過人。然學之心苦而力勤。亦非人所能幾及矣。

甘鳳池小傳

黃之紀 星巖

江甯甘鳳池。少以勇聞。康熙中。客某王府。力士張大義者。慕甘名。自濟南來見王。飲酒酣。請與甘弁。甘辭。王固命之。大義起。甘亦起。大義方欲擊甘。視之如丈二神人。懼而止。謂甘曰。始見子。眇小丈夫耳。繼乃大若。是耶。不與。子弁請易以脛。甘曰。諾。大義身長八尺餘。脛力強大。以鐵裹。毋蠶躍。蛟騰。若風雨之驟至。左右皆爲甘危。甘卻立。倚柱。俟其來。承以手。張大呼。仆地。血流滿。韃解。視拇盡。飲鐵中矣。卽墨馬玉麟。長軀大腹。雖良馬。騎行二

十里必易。及以帛約身。則頓小。緣牆升木。捷於飛猿。客揚州。巨賈某家。甘後至。居其上。馬不平。與角。技終日。無勝負。甘退曰。此勁敵。非張大義比。旣而思曰。得間矣。然不忍眾辱之。當令會意。明日又角。數蹈其瑕。玉麟怒。直前欲擒甘。甘駢指以卻玉麟。仆地。眾大笑。玉麟慚而遁。甘嘗語人曰。吾力不逾中人。所以能勝人者。善借其力以制之耳。又曰。我所能者。玉麟皆能。故不可驟勝。然彼用功深而未熟。故卒勝之。又善導引之術。同里譚氏家巨富。少子年十九。病瘵。醫不效。甘爲卜靜室。窒牖戶。夜

與合背而坐。凡四十九日。病痊。譚德之以千金報。甘手能破堅。握鉛錫輒化爲水。或立卧。斲息如雷。十數人推挽。莫能動。性和易。雖婦孺皆與狎。見者不知爲賈育也。年八十餘。終於家。

論曰。甘氏世多勇士。於漢則君况。於吳則興伯。類能乘時建功。著名史冊。偉矣。鳳池材力不減前人。而生當太平。未得一官。以自効。終老鄉閭。其名日就湮沒。豈非命哉。

敏求軒述託

卷二

洋和尚傳

張九鉞 廣西

洋和尚南豐瑤埠村人。姓曾氏。名不傳。人以其兩目頗綠。睛頂髮禿。但呼洋和尚。云年十五爲邊將。所掠負軍裝。出入寨上。壯遂趨勇。雄其曹。馳騁馬。挽強弓。左右射。嗣聞吳三桂叛。南方騷然。潛脫身歸里。聚子弟之壯捷者。陰部勒之。教步武擊刺。尤有智能。料時變。知耿精忠必叛。叛必遣賊由汀州。窺南豐。趨江西。而金聲桓變後。建昌諸營兵力弱。不可恃。謀築砦保鄉民。先挫賊銳。得三百餘人。椎牛軍山神廟。瀝酒歆血。慷慨諭大義。緣時

光閃閃。眾感泣。怒憤。願效死力。仰見神面。微醺。眾喜曰。神助我。神助我。軍山者。南豐邑之鎮山也。高聳天表。村距山近。多詭嶂。奇石。上有天生城。櫓可砦。其最險者。曰虎頭砦。多石屋。可容千餘人。南僅梯一綫如穴。繼之上。塞一石。可限萬夫。足砦兩翼。可出守。望洋和尚笑曰。天險賜我。賊不足禦也。乃聚糗糧。厲器械。備井竈。陂瀑泉流。指畫戰守計。徙闔村民居其上。寄語城中人。爾第固守。吾必盡剉之。砦下已而賊前鋒果至。先是洋和尚勇聞江閩間賊計。嚼以官作鄉導。及至仰望砦形。憚惡斗。

絕如虎牙。下闕四壁皆欲攫人。猿猴無敢踰。旌幟鉦鼓。殊森嚴。賊旣膽驚。雲梯呂公車不可試。砦中飛石標弩。如雨下。擊殺賊數百人。賊怒毀村屋。林薪其下。思燔砦。而石壁皆含泉。派天生。滋澗水恒淋漓。海火不能熱。賊技窮。請其渠曰。砦險而固。破不易。盍棄之。而趨建昌。渠曰。不可。建昌有官兵在。吾戰則洋和尚必躡吾後。背腹受敵危矣。以一月糧攻之。必殘。然後西出耳。遂掘塹守之。乘間出他村。焚掠。洋和尚與眾日歌飲。俟賊少怠。率死士二百餘從他險。繼而下。直斫賊營。砦上婦女各

擊銅器助征鼓聲。撼天地石。泉風樹皆震。嚇若萬騎下。賊駭懼不知所爲。自踐踏戮之。過半。洋和尚斬其渠頭。大呼鼠輩敢辱吾刃。令汝耽遊。戴其頭來。旣歸。若謂其眾曰。小勝勿驕。賊必悉精銳來。吾糧僅足。麥月餘耳。密遣健足賈血。訶間道赴省城告急。十餘日。僞帥李以大軍繼。洋和尚預設伏。磨刀渡左崖穴。俟賊半渡。標弩突發。射殺前隊數將。賊駭多墜。吓江死氣爲奪。指砦切齒。罵曰。吾不血此砦。醢洋和尚肉。喂犬。誓不生。遂掘長塹。築高壘。待砦糧盡。廼屠之。洋和尚每出奇計。射賊相持。

三十餘日。賊不能動纖毫。而江西大營援兵至。僞師迎戰南豐東郊。官兵陣稍動。洋和尚盡其眾下砦奮力夾。祈之。賊大敗。遁歸汀州南豐。以全帥召洋和尚至。給牛酒慰勞。曰。使江西半壁不動者。汝功也。將奏諸

朝。予以官。洋和尚叩首固辭。帥曰。義士。義士。卽百年後。汝鄉人當祀之。社。厚予白金彩繪。洋和尚盡散之。鄉人葺破廬安生業矣。乃日與其徒短衣草屨。漁釣射獵。爲樂。春秋佳日。擊鮮提瓮。登舊砦。狂呼酣飲。每自詡曰。吾能用鄉人。逍遙四十餘年。歿壽八十。鄉人憶帥言。塑其

像。鑿而鎧。祀諸社。歲旱。以簫鼓彩幟。昇行墟市中。呼曰。洋和尚來。洋和尚來。天果雨。

張子曰。余令南豐。嘗以公事往來。砦下周觀形勢。問守禦處。壯哉。南豐民好義而勇。有緩急。可用。洋和尚能以智謀教之。三百人。勝三千人。可不謂名將材與保鄉而不尸其功。又與程靈洗異矣。曾氏處士名章。緯者。亦奇男子。語余。洋和尚終身無妻子。老猶自製竹扇。易錢沽酒。醉作壁窠草書。甚怪也。

錫眇傳

錫眇新會人爲打錫匠有巧思每一器成輒置掌中坑
弄未盡妙復錘壞之更造佳者人以其不能速就糜工
值不使打錫惟某公子者終歲備之一日見諸公子糲
滿六博操錘而前厲聲相責一公子笑問其故錫眇曰
吾不忍諸郎君廢學破壞先人產耳錫眇性多言每談
先朝遺事扼腕彌日遭亂感憤聞雷震輒嘆息曰雷雷
何不向廣州擊平南王而在此轟轟耶若平南王不可
擊請擊錫眇錫眇有目誠不忍見此世界也一日袖數

小器至湯建孟所曰錫眡老矣恐一旦死無復有打錫
良如錫眡者幸好藏之未幾遂死錫眡者何眡者錫之
渣滓粵俗方言也眡或作屎蓋自傷無用於世有同屎
溺而適以打錫爲生錫之精華以製器而渣滓以爲糞
土又眡者目之垢穢言世事垢穢其目不欲視之故自
名曰錫眡也其姓名不知亦筑中置鉛而隱約者也

書畢宮保遺事

洪亮吉 雜存

畢宮保名沅鎮洋人以湖廣總督辦理湖南紅苗復接辦湖北教匪往返籌餉及銷核軍需各項嘉慶二年六月以勞卒於辰州軍營有旨加太子太保論

祭葬公生平之學其得力處在能事事讓人然公遭際實亦半由此乾隆庚辰公會試未揭曉前一日公與同年諸君重光童君鳳三皆以中書值軍機諸當西苑夜值日未昃諸忽語公曰今夕須湘衡代值公問故則曰余輩尙善書倘獲雋可望前列須回寓偃息並候榜發

耳。湘衡書法中。下即中式。詔有一甲。望耶。湘衡者。公字也。語竟。二人皆徑出。不顧公。不得已。為代直。日晡。忽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摺發下。則言新疆屯田事宜。公無事熟讀之。時新疆甫開。上方欲興屯田。及殿試發策。試新貢士。即及之。公經學屯田二策。條對獨詳核。遂出擬進第四人。改第一。諸君次之。童君名第十一。蓋是年讀卷官秦尙書蕙田。奏殿試佳卷。獨多。故進。 皇有十二本。非故事也。在翰林六載。以久次充補日講起居注官。值上耕籍田。講官惟籍田侍班與。 御座最近。先是勵

編修守謙侍班日。行立欹斜特。

旨申飭。是日復應。

勵侍班。勵窘甚。知講官中惟公易制。先一夕走公寓曰。明日必須君代我業。語君。即歸閉戶。卧。倘誤不任咎也。公亦不得已代之。翊日。

上三推舉回坐。

御幄中。諸大臣依次出耕籍田。在

上前者。僅講官四員耳。

上忽語曰。布穀戴勝一耶。二耶。公立班在前。即出奏曰。布穀即戴勝。

上是之。因詢甲第。又知爲第一人。因

諭曰。汝能詩。

乎對曰翰林職也

上嘗卽以戴勝降於桑命題公頃刻成五言八韻詩呈進

上稱善遂有意得用矣及已官巡撫復值

上耕籍田語諸大臣曰朕於此會拔擢一人蓋指公也
上命原任大學士李夬侍堯以三品銜署理陝甘總督
駐西安久不去意欲翻駁數案及鈎考諸屬吏公以李
故相也不敢與鈎禮每日平明卽撤儀從上謁到皆在
司道前李知公之敬已也厲威嚴不得發畱數日意不

憚馳去。於是諸惕息者始安。嗣李以重罪逮入都。公送之。獨違復執手流涕。乃別。李在刑部獄。語人曰。一路來愛我者惟畢公耳。公之處同官友朋類皆若此。然人不能學也。公愛士尤篤。聞有一藝長必馳幣聘請。惟恐其不來。來則厚資給之。余與孫兵備星衍。開幕府最久。皆擢第後始散去。孫君見幕府事不如意者。喜慢罵人。一署中疾之若讐。嚴侍讀長明等輒爲公揭逐之。末言如有隙。孫某者。眾卽捲堂大散。公見之不悅。曰。我所延客諸人。能逐之耶。必不欲與其處。則亦有法。因別構一室。

處孫館穀倍豐於前。諸人益不平。亦無如何也。公軍旅非所長。又易爲屬吏。欺蔽。卒以是被累。身後田產資畜皆沒入官云。

書杭檢討遺事

洪亮吉 稚存

杭檢討名世駿。錢唐人。少舉於鄉。乾隆元年。以鴻博科。官翰林院檢討。先生性伉爽。能面責人過。同官皆嚴憚之。乾隆中葉。

上思得直言。及通達治體者。特設陽城馬周科。試翰林等官。先生預焉。日未中。已得數千言。語過。適直。未又言。滿洲人官督撫者過多。觸。

純皇帝怒。抵其卷於地者。再已復取視之。時先生試畢。意得甚。方趨。同官寓邸。食忽內傳片紙出。言罪且不測。

同官恐促先生急歸。先生笑曰。卽罪當伏法。有都市在。必不污君一片地也。何恐尋得。 旨放歸。先生家故

不豐。以授徒自給。主揚州安定書院者幾十年。以實學課士子。暇卽閉戶著書。不預外事。又疎懶甚。或頻月不衣冠。性顧嗜錢。每館俸所入。必選官板之大者。以索買之。積牀下。或至尺許。其么麼破碎及私鑄者。方以市物。兩手非墨汚。卽銅綠盈寸。然先生雖若有錢癖。嘗見一商人獲罪。辭使非先生莫能解。夜半走先生所乞救。並置重金案上。先生擲出之。不顧。最不喜讀邸報。里居二

十年同歲生或積官至大學士尙書總督先生不知也。歲戊子劉文定綸適服闋特

旨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內召。過揚州訪先生。先生見其冠服。詫曰。汝今何官。曰。不敢欺。參預閣務者。已數年矣。先生謔之曰。汝吳下少年耳。亦入閣辦事耶。閔堂笑乃別。余年未二十。省從叔邢濤始識先生。先生見所擬樂府及古賦。奇賞之。畱語數日。曰。汝後必入翰林。不可不知掌故。因日舉翰林故事十數則告之。及余入翰林。而先生所言規制已大半不可行。蓋不及三十年風

氣之變如此。先生一歲必兩歸錢唐。歸後無事。或攜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左近望僊橋下。時吾鄉錢文敏。維城。視學浙中。詞館後進也。一日盛暑。張蓋往訪先生。頭踏過橋下。文敏已從輿中望見先生。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博。正酣。文敏卽出輿。揖曰。前輩在此乎。時先生以扇自障。業知不可撓。卽回面語曰。汝已見我耶。文敏曰。正詣宅謁前輩耳。曰。吾屋舍甚隘。不足容從者。文敏固欲前。先生固却之。始尋道反。文敏去。諸少年共博者。始從橋下出。驚問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曰。此我衙。

門中後輩耳。遂不告姓名去。書至此。客適有過訪者。見而笑曰。不修邊幅。與博徒戲若此。尙足記耶。余曰。誠如若言。然以視士大夫罷閑後日。飭章服。出入官廨。干預公事。並修飾。與馬僕從者。以檢討視之。不尙勝耶。客尋思久之曰。是當記。是當記。

張惟自傳

王佩蘭 錦江

吾藝世家必推朱氏其先有朱古寮者實以鎮將起家。功在當時而食其報理固然與。獨怪陳平有三。吾素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用以多陰。禍也。曹侯與同時爲贊畫臣。子孫率半天下。何哉。嬴秦並食六國。忠於韓。欲爲報仇。且終老僻。數志不在卿相。故所殘戮者寡。世守其福。我國朝闕寇之叛也。遂西受賊游汀。爲要衝。張君諱三。明守惟自者。實糾義勇以待。

大兵恢復乙卯旣勦賊而餘燼尙熾土賊乘隙圍狝田
君部署三十餘人並奔請官弁馬之駿發卒五千往援
之聞解丙辰夏賊銜游汀之護狝田也問道反攻出其
不意夜半火羣驚起急避賊君披衣奮躍復所嘗佩刀
直前遇賊伏中賊有直酋故多力君欲生縛以獻手搏
之不及而衣褪頭貫是賊轉鬪劫君抽佩刀倒椿之刃
其右手及膝救至賊潰先是夜卧樹側則若鼠齧其囊
粟礫然有聲驅已復故怒拔刀橫斬囊中數四而傷其
刃得不死君旣免卒起立扼斷臂揮眾擊賊追至賊驚

若神後遂奉復寇云君以破創病廢世未錄其功勳老
尚杜門自得左手作蠅頭楷書治家格言以貽後人瀟
灑恬澹可以想見其概與語當時遇賊始末又未嘗不
一笑置之也嗚呼君若此其諸天性忠孝者耶抑有所
爲而然耶能捍大患則祀之古所以志也苟或不然非
在其身必於子孫吾於惟自君亦云

綴求軒述記

卷二

老藕傳

能寶泰 善性

老藕失其姓氏不知何許人。生於吳。七月而生。彌月至寶應。寶應多藕。作粉食之。得不死。無乳也。非不能任乳。母有達官。以重金任美婦哺其乳。被劫其尊甫。方嚴懲之。美婦不可得。蠶婦性必慈兒。似之。藕吾兒矣。且死生。命也。食乳者不死耶。故其二十字曰藕生。五十字曰藕者。過六十曰藕頤。統謂之曰老藕。云老藕常業儒兒時。作指佞草詩。驚其長老。讀書心知其意。惟四書集註。不。解年三十始籍學宮。已繫舉於鄉。以不能工舉子文。輒

報罷遂棄其籍北走燕南走滇歸來築一小室堦前有
桂樹題曰桂之樹軒居之居未久遊吳興樂其山水清
嘉主人賢居三四年老藕非吳人也生於吳耳遇吳人
如故鄉人生平不信佛而喜與僧交吳語僧尤喜之老
藕語僞語吳人不解吳語則盡解也喜買書吳興多書
船金盡則借觀之索之急則篝燈達旦其好如此而卒
無所得事出南華問老藕不能答僻書或又能娓娓言
之此其中有數存焉應我記者一過目輒不忘不應我
記者忘後緝閱死記之而終歸於忘不但功名富貴委

之於數。卽讀書之能記。不能記亦委之矣。得之於天性。愁亦然。喜亦然。自幼至於耳聾目眩髮宣而不少減者。則惟睡日高春矣。當關乎老藕不起也。老藕旣老。身愈瘦。背愈俯。其子憫其老。具食飽。輒病。具衣著新衣。則遍體不甯。俄頃易去。具金多。寡皆脫手。盡不盡不已。老藕之年。蓋六十有六歲矣。或問老藕曰。老藕死近矣。未死前何以娛其生。曰。爲死時將得去者。問何物可將。老藕答曰。除阿堵物。皆將得去。

贊曰。藕七孔。老藕識一孔。藕多節。老藕嗟不節。藕多絲。

老藕善思藕心虛老藕喜白譽謂之爲老藕也或不如
或如

先君軼事

熊寶泰

善惟

乾隆壬午二月寶偕上海凌叔子孝廉應會張少華秀才熙純陸耳山進士錫熊謁袁簡齋先生枚於隨園時有二尹公子在坐一卽今大學士慶公一爲似村慶秀才蘭也先生謂寶曰子知我與尊甫訂交之始乎對曰未知顧諸人曰此奇事不可不共聞也余官沐陽縣時至撫軍州縣官廳先有一人南面坐面鐵色意謂必過客悞坐此間者然觀其服亦七品耳猜疑問南面坐者忽問余曰貴縣何縣答曰沐陽謂果過客矣而其人愈

怒曰。子非殃民之衛某屬吏乎。言未畢。傳見矣。尊甫前行。余隨之。回首謂余曰。說良心。語見時。尊甫曰。海州不報災。饑民數千流。入寶應境。余亦知尊甫爲寶應縣。見其死不忍爲之設粥場。已食倉米數百石矣。他縣無粥。民甯不肯去。違例擅動倉穀罪。爲民甘受。爲蠹吏不甘也。如不信。此卽沐陽縣。顧余曰。說良心。語余亦應曰。存災尊甫容色稍和。使當時若曰無災。則尊甫必起身來批余額矣。眾皆笑。然有故。劣幕已報八分熟歲。不能以災告。見亦多方調劑也。撫軍曰。卽飛檄召之來議事。各

語他事。擢出。始問余姓名。以袁枚對。尊前笑曰。名士也。問年少。十歲曰。吾弟也。余亦曰。豪邁如此。願終身以見事矣。天下有未識人姓名。而嘗其長官者乎。袁子才以口辯。意氣自矜。許至此。神氣盡矣。眾又笑。海州爲濟源。衛公哲治。不數年。官安徽巡撫。先君仍官丹徒。知縣過丹徒時。謂先君曰。向君所言公事。余亦公過。無介帶也。老輩殊不可及。

先君宰華亭日。有張匿名帖於通衢者。知府謂先君曰。君有才名。不得此人。則才名曠矣。歸而甚悶。至於燥擾。

不甯。或問曰。他日遇大事。若無事。驟至如此。何也。而先君愈甚。一日忽謂隨身門役曰。此汝所爲也。門役曰。素不識字。使人索之於身。稿在焉。或問其故。曰。余燥則此人喜。愈燥則愈喜。歐陽公詩云。斷獄在辨色。奈辨色知之也。

華亭夜決事三更矣。有寡婦至。後隨數十人。泣訴屋隘。夜分浴於戶外。華俗也。有惡少年窺浴。訴罷復泣。隸少年至。問汝窺浴乎。曰。有之。予杖將刑矣。曰。止。易大杖。大杖至。曰。止。勿予杖。此良民也。謂婦曰。汝非寡婦也。婦不

肯承命役批其頰時幕中友聞鞠美婦人咸立於屏後
有附耳言斷不可者再批之命褫其外服而下裳之紅
見矣問汝何人婦曰不敢再欺實伎也名轉兒轉兒郡
中之名伎也先君曰汝卽轉兒耶正欲逐汝汝反自至
汝何爲者曰公來華亭兩月喧傳不能欺以一事婦盲
昧大言於眾曰我能欺之東隣子胆怯訥於言度到官
必不能辨故誣之而不虞公之卒不能欺也先君曰以
色惑人以黠陷人罪不赦命以所易大杖杖之伎呼號
乞命且曰隨我來者皆欲試公者也請並案之有驚以

每以事見言
走者先君曰。汝一女子。而敢於試我。亦奇伎也。免汝死。
杖下。限三日出華境。明日卽避去。友人問俄頃間。知著
服者非寡婦。何其神也。曰。方予將杖。少年時。多有得意
而笑者。故易大杖。遷延以觀之。婦移蹤他所。移時不覺
自匿笑。其態甚昵。全身已現。若果寡婦。猶在羞怒時也。
批妓時。滿堂人皆凜凜若愀。則嘆堂矣。故敢褫其外服
也。復謂諸友曰。聽訟者。當以目聽也。

先君宰丹徒日。有客排闥入曰。我新授廣東高雷鎮總
兵劉康也。行至揚州。覆舟。行李蕩然。此地無一相識。久

耳。豪名非君不能救我也。問需金幾何。曰：非五百金不可。留飲如數。予之去。諸友大譁。何以知其非僞。當左支右絀時。以多金供蘭子用耶。久之無信。皆曰：到官驟無金。一字書亦無耶。年餘後始遣人贖金來。且致方物先君。以方物分饋諸友。曰：若盡如請君。則此公殆矣。余留飲時。與之談論。察其容色。皆長者。隨從四人皆來。寓中無物可知。皆愚笨人。初出京城者。作僞之人。恐人盤詰。僕從不敢多也。

乾隆辛未

南巡。惟丹徒縣

翠華當三過。修路尤爲重事。某總督經劃定。將啟工。先君見欲掘數千塚。迂道一里可免。多費千金。爲之請總督大怒。自來先君迎之。曰。汝敢得墓下子孫金。改我巳定章程耶。先君不答。某公向喜嫚罵屬吏。到工大罵。且曰。上來不由直路。而由灣路耶。亦大不敬。道員知府皆明。意曰。是先君曰。然我亦聞。參駕前有一人。持子午盤出彰義門。直至丹徒。不一轉。

也。眾愕然。復曰。未至此。而罵。尙有說也。今既至此。見此纍纍者。皆塚歆棺露。尙有一子孫者存耶。

皇上卽天也。以好生爲德。掩骼仁政也。今以惜千金之故。而狼藉此數千枯骸。

上聞罪公不罪我也。卽幸而

上未知。公獨無惻隱心乎。罵人者。市井之人也。屬員可忝可殺。無罵例。官有尊卑。父母無尊卑也。罵我之父母。卽公自罵也。時天寒。總督抵冠於地。曰。汝知縣敢罵總督。亦有例耶。我必殺汝。道員奉冠。知府望先君令下。猶

大言曰。罷官耳。焉能殺我。歸來閉戶聽劾。而請改路之
牒。准行矣。總督謂人曰。丹徒縣。倔強氣性大。無他腸也。
自是不復罵屬吏矣。

乾隆庚戌秋。遊大梁。巡撫梁公肯堂。薦汜水成。皇書院
講席。汜水知縣徐君立功。邇世友也。一日來寓中相告。
曰。早聞飲開封知府武公先慎所僚友。十數人皆在焉。
武公轉述梁公之言曰。余戊午中副榜。後潦倒浙閩。俛
得而失。歲己巳。困於江都。意欲謀一漕席。可得數十金。
以歸。謀於友友曰。吾止能識一丹徒縣熊公。顧其人初

見人少禮。恐君不堪。既而思暫相處耳。一切權時爲之。持書渡江。坐廳事良久。一小僮先導。而熊公至。不冠而出。果少禮也。尋常問答十數語。呼小僮持我衣冠來。竊念必出門拜客。初見如是。後恐更甚。待其出也。吾亦從茲。適矣。衣冠至。補行相見禮。坐定。熊公曰。我非相士也。而能識人。百不失一。子橫嶠。樺人也。漕席幕中之最下者。何必爲之。不久卽縣試。爲我閱文。自後稀得見。荏苒殘冬。一日召余至廳事。几上有五百金。謂余曰。爲子籌之。然矣。非此不足北上。舉以相贈。日後此金不必償。若

持我金去。仍沉浮幕客。我知之。必遣人索金。銖兩不能少。我也。明年庚午。舉北闈鄉試。今日得至此者。皆熊公力也。實謂徐君曰。昨見撫軍。似一老教書人耳。目少光。有衰颯氣。旋擢直省總督。先君能決之於微賤之時。應之於三十年後。旬日間。當遷官。氣燄必先見而不能知。何目力之懸殊至此也。